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安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特质依恋焦虑的调节效应

作者：李彩娜, 孙颖, 拓瑞, 刘佳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探讨了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以及特质依恋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立意明确，思路清晰。但是，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意见 1：引言部分前四段都是在论述依恋和人际信任的关系，第五段问题提出特质依恋风格调节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兀，理论基础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也需要补充前人关于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文献。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次修改中已按照建议，在修改稿中增加了第五段，专门介绍有关安全依恋启动与特质依恋风格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内容。

此外，有关补充前人关于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研究文献的问题，目前除少数几个有关特质性依恋风格与信任关系的研究文献外（Fonagy et al., 2007; Corriveau et al., 2009; Mikulincer, 1998; Haggerty, Siefert, & Weinberger, 2010），还未发现有关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文献。亦即，本研究是首次采用实验室实验技术启动安全依恋，对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探讨的研究。有关特质依恋风格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及安全依恋启动对个体行为其他方面积极效应的文献在文中已有例举。

意见 2：两个实验研究中，被试取样的性别比不平衡，男生严重偏少。根据前人研究，影响信任的因素有年龄(age)(Fett, Gromann, Giampietro, Shergill, & Krabbendam, 2014)、性别(gender) (Eto, Watanabe & Kawabata, 2012)、种族(race) (Stanley, Sokol-Hessner, Banaji, & Phelps, 2011)等等，作者在后续的统计分析中，也没有很好的检测性别差异并做一定的控制。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所提供的信任研究文献！鉴于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对信任的显著影响，本研究在最初的数据处理中确实考察了人口学变量的作用，但由于并未发现性别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在正式稿统计分析中没有将对性别差异的分析纳入。本次修改中，我们已遵照专家建议进行修改，增加了人口学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后续研究中我们也会额外注意控制被试的性别比例，使之达到较好的均衡状态，减小因性别比例失衡而导致的取样偏差。

意见 3：在研究程序和研究设计上，作者的研究问题之一是：“如果安全依恋启动能够促进人际信任，这种促进效应是由启动伴随的积极情绪所引发，还是安全依恋启动本身的效应呢？”在这里有一些概念上的歧义，什么是安全依恋启动本身的效应？前人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启动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情绪效应。这是安全依恋启动的本身效应吗？还是专指依恋对象所能提供的安全基地图式效应？目前的安全依恋启动和积极情绪启动的对比设计，并没有能够分离出由依恋对象所产生的安全依恋基地效应？因此，在研究设计上，建议考虑如何控制情绪效应。例如，在启动前后分别测量情绪状态。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针对表述上可能造成的概念歧义，本次修改中已经遵照专家建议进行澄清，并在修改稿第六段增加了对依恋的安全基地效应的说明：

依恋安全基地图式的积极效应包含行为（面临困难时向依恋对象寻求帮助）、认知（对依恋

对象可获得性的评价)和情感(个体感到舒适并产生亲密感、善意、爱和温暖)三种成分(Mikulincer, Hirschberger, Nachmias, & Gillath, 2001; Tini, Corcorn, Rodrigues-Doolabh, & Waters, 2003)。

此外,审稿专家建议在研究设计上采用启动前后分别测量情绪状态的方法控制情绪的效应,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引发被试对实验目的的推测等“experimental demand”,导致后测时故意夸大自己的情绪或者保持不变等不良的“要求特征”。因此本研究借鉴国外研究做法(Mikulincer, Gilad, Orit & Omri., 2001; Mikulincer & Shaver, 2007a; Dykas, & Cassidy, 2011),采用安全依恋启动、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控制组的做法控制情绪及其它无关变量的影响,验证依恋安全基地效应的作用并非一般积极情绪的效应。目前国外有关依恋安全基地效应的研究设计除采取安全依恋、积极情绪和中性启动这种范式外,还可采取依恋对象、熟人和中性控制的启动范式。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采取这种启动实验范式,进一步探讨依恋的安全基地图式效应中其他成分的作用。

意见 4: 该题目是“安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促进作用”,在文章中,作者对信任的概念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有学者认为:信任是指个体以对他人的意图和行为的积极预期为基础,自愿使自己处于易被对方伤害的地位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是指交易双方在博弈、谈判、消费及经济贸易等特定环境下,在有限信息和经验基础之上,对对方履行承诺的积极预期及能力的认可。(史燕伟等, 2015) Berg, Dickhaut 和 McCabe (1995)提出了研究行为经济学中信任的经典范式——信任博弈范式(trust game)。由于作者没有区分此基本概念,直接导致在研究设计和结果上出现了混乱。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题目已经按照专家建议进行修改以使之更符合研究的主要内容。关于信任的操作性界定问题,鉴于一直以来很难找到“一个简明的和普遍被接纳的信任概念”(Kramer, 1999),不同的研究者对信任也有不同角度的界定。本次修改中,我们对信任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进一步澄清,并在引言部分第二段增加了对信任的操作性界定,将信任界定为“个体对他人的行为和意图的积极预期与信念(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是一种泛化的信任,描述了个体对他人和世界善意的一般化期望,具有稳定人格特质的特点。此外,在修改稿引言部分第七段,我们补充了对信任研究中不同实验范式的介绍。尽管信任博弈任务是行为经济学中常用的范式,但研究指出“个体在以往生活经历中表现出的信任行为及对他人的可靠性的评估能够通过信任博弈游戏中的行为决策得到有效的体现”(Carson, Madhok, Varman, & John, 2003; Dunning, Anderson, Schlösser, Ehlebracht, & Fetchenhauer, 2014; Martinez & Zeelenberg, 2015),亦即,信任博弈范式是人际信任研究的有效测量工具。本研究的两个实验中,被试在词汇决策任务和信任博弈任务中的反应结果与依恋风格和依恋启动间的关系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侧面证明了两种信任的操作性界定的一致性。

首先,实验一验证了安全依恋启动的积极效应是独立于积极情绪的,所以在实验二中不再考察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但是由于实验一使用的信任指标是个体在词汇决策任务中的反应时,而实验二使用的信任指标是信任博弈任务的投资额,积极情绪启动不能显著提高个体词汇决策任务反应时测查的信任水平,并不能说明积极情绪启动不能促进个体在一定情境中的信任行为。实验二没有很好的区分安全依恋与积极情绪对信任的拓延建构效应,如何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关于实验设计的问题,首先,以往大量研究均发现,安全依恋启动对群体偏见、助人行为、诚实等的积极效应均独立于积极情绪的影响(Mikulincer, & Shaver, 2001; 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 & Nitzberg, 2005; Gillath, Sesko, Shaver, & Chun, 2010),鉴于实验一的结果与国外研究结论一致,因此在实验二中去掉了积极情绪启动组而

仅设置了安全依恋启动与中性控制组。其次，在我们的另一篇以信任博弈任务为因变量的研究中，同样设置了安全依恋启动、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控制三组，对因变量的差异分析结果发现，积极情绪启动并未显著促进个体在信任博弈任务中的表现（投稿中，安全依恋启动、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控制启动在信任博弈任务中差异显著， $F_{(2, 69)}=19.53, p<0.001, \eta^2=0.36$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安全依恋启动组在信任博弈任务中分配的金额显著高于积极情绪启动组， $F_{(1, 45)}=13.74, p<0.001, \eta^2=0.23$ ，和中性控制组， $F_{(1, 47)}=47.06, p<0.001, \eta^2=0.50$ ；积极情绪启动与中性控制组间则无显著差异， $F_{(1, 46)}=1.59, p=0.24$ ）。综合以上两点，本研究在实验二中没有再单独考察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第二，作者在下结论的时候，区分了人际信任判断和信任决策。但在问题提出部分，没有对此进行清晰的界定与说明。这两个变量的关系如何？是否有相关的前人研究佐证。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次修改中，已经遵照专家建议在引言部分第七段增加了对人际信任的两个操作性测量任务：人际信任判断和信任决策的解释说明。此外，针对专家的问题做出如下解释：

本研究中，词汇决策任务及信任博弈任务均为人际信任的操作化测量方法。尽管信任博弈任务是行为经济学中的常用范式，但研究者指出“个体在以往生活经历中表现出的信任行为及对他人可靠性的评估能够通过信任博弈游戏中的行为决策得到有效体现”（Carson, Madhok, Varman, & John, 2003），因此信任博弈任务被普遍用于信任研究（Dunning, Anderson, Schlösser, Ehlebracht, & Fetchenhauer, 2014; Martinez & Zeelenberg, 2015）。近年来大量研究开始从社会认知角度研究信任，采用句子重组任务、词汇启动等范式（Mayer & Mussweiler, 2011）作为信任的启动和测量方法。如 Posten 等人（2014）的研究中和 Lount（2010）有关积极情绪与信任的研究中都同时采用了信任博弈和人脸判断任务，Mikulincer 等（1998）有关依恋与信任的研究中则采用了词汇决策任务对个体的泛化信任进行测查。因此，本研究借鉴前人做法，从社会认知和行为经济学角度出发，考察了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人际信任判断、人际信任决策）的影响。

结论（16 页）“安全依恋启动能够显著促进人际信任判断与信任决策，这种效应独立于积极情绪的作用”，安全依恋启动对信任决策的积极效应是否独立于积极情绪的作用本研究并没有考察，此结论不适用于信任决策。此外，信任博弈范式也并非作者所言的“真实的信任情境”。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之前表述不准确的地方，在修改稿中已经按照要求对此类描述进行了修改，以使表述更严谨规范。

意见 5：关于特质依恋的调节效应方面，建议作者补充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安全依恋启动后的安全依恋感受得分间的相关。在结果与分析，“2.2.4 依恋风格的调节效应”只详细报告了安全依恋启动×依恋焦虑（ $B = .09, t = 2.43, p = 0.02$ ）能够显著预测信任相关词的反应时，依恋焦虑在安全依恋启动与信任目标词反应时间具有调节效应，虽然依恋回避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是建议在文中有所说明，报告详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本次修改中已按照专家要求在数据分析部分添加了相关数据结果。

意见 6：在写作方面：

引言开头第一句话不太通顺，关联词语“不仅”使用不当，建议删除“不仅”两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和第三个审稿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对

第一句话的表达方式进行了修改。

实验一方法（2.1）部分，“安全依恋启动有效性测查”参考的 2001 年的文献所使用的材料，容易让读者怀疑其适切性，建议再引用一篇采用相同材料的新近文献，增加说服力；“词汇决策任务”20 个真词和 20 个非词，“均选自前人研究”，但是没有表明引用的参考文献。刺激的呈现，论文中只报告“文字为黑色，刺激背景为白色”，应把信任相关词、信任无关词和非词呈现的字体和字号报告清楚；“2.1.5 实验程序”书写生动性、容易度的测查没有报告具体的评价标准。“不同启动组被试在启动有效性检测指标上的得分”的表格中，建议补充总体样本情况。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将添加了最新的研究文献，并详细叙述了研究程序部分的材料来源、字体大小，及实验程序部分的相关评价标准，均已经添加到了本次修改稿中。

研究一的结论（11 页）“安全依恋启动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信任水平，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控制启动则不能提高个体的信任水平”，由于积极情绪的拓延建构理论表明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也有显著促进效应，所以建议修改为“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控制启动则不能显著提高个体词汇决策任务反应时测查的信任水平”，此种结论表述更为准确、恰当。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专业严谨的治学态度！本次修改中已经按照要求对相关表述不严密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此外，有关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是否具有促进效应，目前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争议，研究者提出了包括情绪一致性模型和顺应同化模型在内的诸多理论进行解释，指出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会受到认知加工和情境线索的影响，并且证实在不包含任何情境线索条件下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并无显著的促进/降低作用（Lount, 2010; 何晓丽, 王振宏, 王克静, 2011）。本次修改中，已经在修改稿的引言部分第六段增加了相关论述对相关研究背景做出说明。

意见 7：参考文献没有以近 5 年的文献为主，2010 年以后的文献较少，建议重新梳理文献，特别是近 3 年的最新研究成果。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重新梳理文献，增加了近三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但鉴于部分文献是有关安全依恋与人际信任的经典研究文献，故仍保留了几篇年份较早的文献。

审稿人 2 意见：

该研究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安全依恋的启动对人际信任反应及行为的影响作用，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设计严谨，写作规范。但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作者斟酌修改。

意见 1：该研究的标题是“安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促进作用”，“促进”一词大多是指经过干预训练之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提高作用，或者因变量本身在干预后有提高。本研究并未进行干预，仅仅是实验操纵，因此用“促进”一词并不恰当。建议改为“影响”更合适。全文中的类似表述也应修改。此外，从研究内容来看，该研究包括了安全依恋的启动，依恋特质的调节作用，以及人际信任反应和人际信任行为等，至少目前的标题不能完全反应研究内容，建议修改标题。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本次修改中已按照建议对文章的标题进行了修改，题目已经修改为“安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依恋焦虑的调节效应”以使之更符合研究内容。此外，我们也对“促进”一词的不恰当使用进行了修改。

意见 2: 引言部分, 作者认为依恋既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特质。因此, 作者操纵了安全依恋的启动, 从而探讨安全依恋的启动对人际信任反应或行为的影响作用, 但作者在调节变量的选择上却选择了不安全依恋的两种特质, 即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那么, 如果换一种思路, 操纵不安全依恋的启动(即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以安全依恋特质作为调节变量, 结果是否也类似。这样的话, 本研究的结果将更加有说服力。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依恋领域的研究中, 对依恋的认识从最初的类型说逐渐演变为目前的维度说, 并普遍采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来考察个体的依恋风格, 安全依恋也被界定为依恋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的得分均低的状况。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CR)即是以依恋维度说为基础编制的应用最为广泛的依恋测量工具。因此, 在探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调节效应时, 低依恋回避或低依恋焦虑的调节作用也能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特质安全依恋的调节作用。

审稿专家提出是操纵不安全依恋的启动(即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建议非常棒, 目前国外已有研究者采用实验技术激活个体的不安全依恋状态, 并考察了不安全启动对个体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影响(Gabriel, Kawakami, Bartak, Kang, & Mann, 2010; Ein-Dor, Mikulincer, & Shaver, 2011), 但针对依恋风格调节效应的探讨, 鉴于目前多数研究仍采用的是依恋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的测量指标, 还未见到直接采用安全依恋得分进行探讨的研究, 因而短时期内还无法实现该操作。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即考虑参考专家建议对不安全依恋激活情况下对个体的信任特征进行分析, 以进一步探明依恋与信任间的复杂联系。

意见 3: 作者应交代清楚特质信任这一变量的作用是什么? 作者是否原本打算把特质信任作为调节变量, 而结果并未发现其调节作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本研究在最初设计中对特质信任进行测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防止个体的特质信任水平对因变量: 信任操作任务(词汇决策任务和信任博弈任务)产生系统性影响。在后来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也发现, 个体的特质信任得分与其对信任相关词汇的反应时和信任博弈任务间给出的钱数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因此, 在随后的分析中, 均采用控制个体的特质信任得分的前提下, 考察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具体的操作是: 在实验一中将特质信任作为协变量考察了不同启动分组对信任词汇反应时的差异; 在实验一和实验二探讨特质依恋风格的调节作用时, 也将特质信任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方程的第一层进行控制。

意见 4: 者对启动的操纵是, 安全依恋组让被试回忆与亲近关系的个体相处时的情况, 而积极情绪是让被试回忆一个积极事件或情境, 中性控制组则是回忆与自己关系普通的个体。本研究的关注的是依恋安全的启动是否会影响人际的信任, 最初的假设是依恋的安全启动会带来个体积极的情绪体验, 进而增强人际的信任, 那么为何在积极情绪的启动中不让被试回忆与某人相处时愉快体验, 而选择回忆积极事件或情境?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以往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受到个体认知加工线索的影响, 两者间并非直接作用关系。以往研究也证实, 在不提供任何情境线索条件下,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不存在促进/降低作用(Lount, 2010; 何晓丽, 王振宏, 王克静, 2011)。本研究为区分安全依恋启动带来的诸如爱、温暖等积极情绪体验与开心、快乐等积极体验的区别, 不提供与人际信任有关情境线索, 而是借鉴国外研究常用范式, 采用单纯回忆积极事件作为积极情绪的启动方式, 而不是回忆与某人相处时愉快的体验。

此外, 国外研究中有关安全依恋启动积极效应的常用研究范式有两个: 控制情感时, 设置安全依恋启动组、积极情绪启动组和中性控制组(Mikulincer et al., 2001; Mikulincer & Shaver, 2007a; Dykas, & Cassidy, 2011); 控制熟悉度时, 设置安全依恋启动组、熟人启动组

和中性控制组（Mikulincer et al., 2005）。而让被试回忆与某人相处时愉快的体验是控制熟悉度，也就是设置熟人启动组时常有的方式。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采用这种控制熟悉度的研究设计，进一步澄清依恋与信任间的复杂关系。

意见 5: 2.2.2 部分，书写的容易程度和生动性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作者应交代清楚。如果是主观评定编码，要交代编码者一致性系数，否则结果的可靠性无法保证。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本次修改中已经将书写容易程度和生动性的评判标准添加至修改稿中。此外，书写容易程度和生动性题目选自于以往研究（Mikulincer et al., 2001），仅仅作作为操作有效性的检验方法，并不进入具体的数据分析。

意见 6: 结果部分，图 1 应标明误差线。表 3 的回归分析结果，作者报告的是未标准化的系数 B ，而不是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β ，那么还要报告标准误 SE 。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已按照建议将误差线及标准误添加至修改稿中。

意见 7: 3.2 部分，“所有被试均未发现实验的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请作者交代清楚。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实验结束后，主试会询问被试是否察觉到实验过程中前后任务之间的相连性，以作为评判被试是否发现实验的真实意图的依据。作者已经相关表述添加至修改稿中。

意见 8: 讨论部分，该研究的结果发现“依恋焦虑在特质信任与信任行为上则表现出典型的矛盾性”，作者对此的解释是“依恋焦虑个体一方面具有低的特质信任水平，更难相信他人；另一方面却为讨好他人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出现典型的轻信现象”。那么这与矛盾型的依恋或混乱型的依恋有何相似之处？其内部的工作模式是否有区别，作者如果用内部工作模式的原理来解释或许会更好。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是依恋风格的两个不同维度，Bartholomew 和 Horowitz (1991) 将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个维度得分都高的个体称之为“矛盾型”或“混乱型”。本次修改中，已按照审稿专家建议，在修改稿的讨论部分运用内部工作模型原理对依恋焦虑个体出现矛盾现象的原因进行解释。

审稿人 3 意见:

该文稿采用两个实验探讨了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间的关系，区分了安全依恋与积极情绪对信任的拓延建构效应，同时还进一步考察了特质依恋风格在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验证了安全依恋的拓延建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是实践意义。但是，建议作者进一步厘清该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变量间的关系以及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等。

意见 1: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过程，信任不仅能显著提升人际间的关系承诺和满意度 (Righetti & Finkenauer, 2011)，有助于上下级间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组织间的高效互动 (Lewicki & Bunker, 1996; Kramer & Carnevale, 2001)，显著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繁荣发展 (Labonne & Chase, 2010)，破坏信任则意味着人际/群际间的疏离、偏见及社会关系终结 (Robinson, 1996)。”病句！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将该句子的表达方式进行修改。

意见 2:“依恋，作为亲社会行为、共情及群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其对关系的促进作用逐渐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依恋与信任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发现，依恋与信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此外，这句是病句！什么是内在关系？

意见 3:“从内涵可知，依恋与信任间存在密切联系。”什么意思？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已有研究发现，依恋与信任间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安全依恋能够促进信任，大量研究证实，安全依恋风格的个体不仅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表现出更高的信任（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而且在普通人际关系中也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Corriveau et al., 2009; Simmons et al., 2009）；不安全依恋风格中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个体则表现出更低的人际信任（Mikulincer, 1998）。本次修改中，已经参考专家建议对引言部分第二段的相关叙述中不规范的地方进行了修改。

意见 4:“然而，依恋更可以被看作一种状态，能够在一定的情境下激活并显著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此句与上一句之间是转折关系吗？从理论上讲，把依恋看作是一种状态比把依恋看作是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更恰当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两句话之间并非转折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关系，只是想表达对依恋的认识，除了可以从特质角度理解外，还可以从状态激活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次修改中已参照专家建议对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

意见 5:文章第 5 段：本文在问题提出部分阐述依恋风格时主要提及安全依恋风格，但是本文在考察依恋风格的调节效应时，却采用了关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测量，请阐述原因。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依恋领域的研究中，对依恋的认识从最初的类型说逐渐演变为目前的维度说，并普遍采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来考察个体的依恋风格，安全依恋也被界定为依恋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的得分均低的状态。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CR）即是以依恋维度说为基础编制的应用最为广泛的依恋测量工具。因此，在探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调节效应时，低依恋回避或低依恋焦虑的调节作用也能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特质安全依恋的调节作用。目前还没有见到采用直接的安全依恋指标进行考察的研究证据。

意见 6:“那么，特质依恋风格是否会调节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病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将病句进行修改。

意见 7:在提出研究假设部分，“第三，特质依恋风格在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间起调节效应”应更具体化！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在修改稿中将此假设具体论述。

意见 8:请说明“人际信任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将相关内容添加到修改稿中。

意见 9:“根据国内外前人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很少有这样的文字表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在修改稿中将该表述进行修改。

意见 10:“依据 Ratcliff（1993）的做法，删除被试在词汇决策任务中过长(>1000ms)和过短(<200ms)的反应时。”请具体说明删除数据情况！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将具体情况添加在修改稿中。

意见 11：“2.2.4 依恋风格的调节效应”部分，请进一步核查数据，安全依恋启动真的能够解释结果变量变异的 47%？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经核查数据，0.47 并不是安全依恋启动的解释率，而是同时进入方程 2 的所有变量（安全依恋启动、积极情绪启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的共同解释率。

意见 12：“本研究采用回忆书写任务成功启动了被试的安全依恋状态，发现了安全依恋启动对信任的积极效应，这与前人发现的安全依恋风格能够促进伴侣间关系承诺和信任感的研究结论一致（Mikulincer & Shaver, 2003）”如作者所言，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本研究的贡献是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以往研究发现特质安全依恋风格有助于促进伴侣间的信任，而本研究不仅将伴侣间的信任扩展到一般陌生人群中，而且首次通过安全依恋启动的方式验证了安全依恋的拓延建构环效应。本次修改中已经参照专家建议对讨论部分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

意见 13：“本研究证实，安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促进效应独立于积极情绪的作用（Luke, Sedikides, & Carnelley, 2012）。”如作者所言，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本研究的贡献是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以往研究的确发现了安全依恋积极效应独立于积极情绪（Mikulincer, & Shaver, 2001; 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 & Nitzberg, 2005; Gillath, Sesko, Shaver, & Chun, 2010），本研究则首次发现，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积极效应独立于积极情绪的作用，丰富了安全依恋的拓延建构环理论。本次修改中已经参照专家建议对讨论部分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

意见 14：“4.2 依恋风格的调节作用”如作者所言，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本研究的贡献是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本次修改中已经参照专家建议对综述和讨论部分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对本研究贡献与创新点的相关论述。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不仅发现了依恋焦虑在安全依恋启动与人际信任间的调节效应，而且还为特质依恋风格在安全依恋启动情境下具有独立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意见 15：“本研究发现，与依恋回避个体的低特质信任和低信任行为相比，依恋焦虑在特质信任与信任行为上则表现出典型的矛盾性”病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在修改稿中将不恰当表述进行修改。

再次感谢三位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与编委专家及编辑部的宝贵时间与精力！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作者较好地回应了审稿专家的意见，并对文章进行了充分的修改，第一轮修改之后，文章有较大的提高，但仍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意见 1: 表述问题。文章中用了较多的长句，读起来比较难以理解。如正文第一句“信任是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关键概念，……”，信任怎么就成了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关键概念了，信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似乎没有信任这一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复杂社会现象了吗？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次修改中，我们已经按照专家要求对全文进行了通读，并对包括该句子在内的诸多表述方式进行了修改，以期符合专家的要求。

意见 2: 在安全依恋、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的启动中，依恋安全的启动与中性情绪控制组的回忆书写任务是回忆一个人物，而积极情绪组的启动则是一件事情。作者认为回忆事件启动的所带来的爱、温暖等积极情绪体验与依恋安全启动所带来开心、快乐的情绪体验是不同的，并列国外的研究都是这么做的。一个疑问是：不同条件诱发的积极情绪体验是否真的有本质差别，国外的研究这么做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目前的这种情况也无法排除安全依恋启动与积极情绪启动的效应之间差异不是由启动条件所导致的？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通过深入思考，我们认为目前专家的疑问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针对不同条件诱发的积极情绪间是否存在本质区别的问题，我们赞同审稿专家的意见，不同条件下诱发的积极情绪并无本质区别，亦即回忆与依恋对象相处的经历和回忆一个积极事件后的积极情绪感受是相同的或至少具有某些一致性成分。目前研究采用安全依恋启动、积极情绪启动与中性启动的匹配组设计的目的是：证实安全依恋启动的结果不能被积极情绪的诱发所解释。由于以往研究证实，安全依恋启动除了会引发安全基地效应外，还会伴随一系列诸如快乐、开心等积极的情绪体验，因此为排除安全依恋启动所产生的安全基地效应是由所伴随的积极情绪引发的可能性，我们采用以上设计对回忆依恋对象的快乐感和回忆积极事件快乐感的相同成分进行控制，以证实依恋的安全基地效应并非积极情绪的作用（Mikulincer et al., 2001; Mikulincer & Shaver, 2007a; Dykas, & Cassidy, 2011）。亦即，以上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遵循以下逻辑或对下列成分进行控制：

安全依恋启动条件下激活的是（安全基地效应+积极情绪+其他）

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激活的是（积极情绪+其他）

中性启动条件下激活的是（其他）

因此，这种设计的本质不是为了说明不同条件下诱发的积极情绪存在本质区别，而是为控制积极情绪的影响，证实依恋对象启动产生的安全基地效应不能单纯归于积极情绪的作用。

其次，针对专家的第二个疑问：目前这种情况也无法排除安全依恋启动与积极情绪启动的效应之间的差异不是由启动条件所导致的？”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我们认为，目前的研究设计至少证实了：安全依恋启动与积极情绪启动效应的差异并非由积极情绪所导致，但不能完全排除回忆人物和回忆事件两种不同启动条件带来的差异。依恋研究中也常采用另一种研究范式：安全依恋启动、熟人启动和陌生人启动的匹配组设计（Mikulincer et al., 2005），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的回忆控制不同性质的启动条件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其中熟人启动组是通过让被试回忆与熟悉的人相处时的愉快体验，以同时控制熟悉度和积极情绪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避免不同启动条件对研究结果可能的干扰。两种范式在国外均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信任，个体对熟人也存在信任成分，因此在采用熟人启动方式控制启动条件差异的同时，熟人所具有的熟悉度可能也会对人信任产生影响。鉴于一个研究只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因此本研究拟先采用积极情绪作为控制条件，如果能够证实积极情绪启动对于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未来研究会进一步采取依恋对象、熟人和陌生人的控制条件，进一步考察熟悉度在依恋安全基地启动对信任的影响中有无显著作用。针对此点，我们已经在讨论部分增加了描述，对本研究设计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说明。相关修改已经

用红色字体进行标注，请专家审阅。具体增加的内容如下：

“然而，本研究设计仍不能完全排除回忆人物和回忆事件两种不同启动条件导致的差异。成人依恋研究中也常采用安全依恋启动、熟人启动和陌生人启动的匹配组设计（Mikulincer et al., 2005），让被试回忆与依恋对象、熟人和陌生人三种不同类型人物相处时的愉快体验，以控制启动条件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控制熟悉度和积极情绪的作用。鉴于一项研究只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因此本研究仅采用积极情绪作为控制条件，证实了积极情绪启动对于信任并无显著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取依恋对象、熟人和中性控制条件，考察熟悉度在依恋安全基地启动与信任关系中的作用。”

第三，专家的疑问还涉及安全基地图式心理成分的问题。原稿中有关安全基地效应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的表述可能导致了对不同启动方式所诱发积极情绪不同质的误解，这与我们上一稿表述的不清晰有关。本次修改中，我们对可能造成歧义的有关安全基地图式情感成分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并对在回答专家质疑时没有对以上问题进行澄清表示深深的歉意。对于依恋的安全基地效应的实质，目前研究者在借鉴认知心理学“图式”概念的基础上通常采用“安全基地图式”的概念，认为安全依恋（特质和状态启动）的效应主要表现为安全基地效应，认为安全基地图式是一系列有关痛苦管理的程序性知识，不仅包含对以往真实生活经历的简单记忆，还包括目标寻求、情绪调节及与亲近、安全感的愿望和对分离与无助感的恐惧等心理防御的动力过程，与传统的社会认知中的“图式”概念间存在巨大差异。一般而言，安全基地图式至少包含三种成分：①当个体面临困难或危机时向依恋对象寻求帮助；②依恋对象是可获得的并能提供帮助的；③向依恋对象寻求帮助是有效的，问题获得解决后个体体验到温暖、舒适和亲密感。也有研究者提出假设（Mikulincer, Hirschberger, Nachmias, & Gillath, 2001; Tini, Corcorn, Rodrigues-Doolabh, & Waters, 2003），认为安全基地的这三个成分分别对应着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方面，但此种观点仅限于理论假设层面，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鉴于目前研究对安全基地效应的具体成分是什么仍缺乏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本次修改中我们删去了先前对安全基地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的表述，仅以安全基地效应做出统一的表述。

意见 3：既然有专家指出性别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恋启动影响因素，那么本研究的性别取样偏差确实比较大，需要补充相应男性被试的数据。作者所提出的在将来的研究中注意性别的平衡并不能解决该项研究结果的无偏性和可靠性。

意见 4：既然前人有研究已证明性别会对依恋安全有影响，作者最好在回归分析中控制性别效应。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次修改已按照专家建议采用回归分析对性别效应进行控制。具体做法是将性别作为第一层控制变量纳入方程，通过对两个研究中相关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发现，无论是方差分析还是将性别作为第一层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进行控制，均未发现性别的显著影响，也没有发现性别与启动分组的交互效应（实验一： $F_{(2,94)}=0.23, p=0.80$ ；实验二： $F_{(1,61)}=0.02, p=0.89$ ），说明本研究中被试的分布并未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相关的修改已经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来，请专家审阅。

此外，在查阅以往依恋研究的大量文献后发现，尽管也有研究发现了依恋两个维度得分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唐海波，胡青竹，2015；单志芳，2014；顾思梦，2014；Fralely, Roisman, Booth-LaForce, Owen, Holland, 2015），但大量研究指出，性别对于依恋启动无显著影响，即性别在依恋启动及其与启动分组的交互效应上均无显著差异（Mikulincer, Shaver, & Rom, 2011; Mikulincer, Shaver, Bar-On, & Ein-Dor, 2010; Mikulincer, Shaver, Sapir-Lavid, & Avihou-Kanza, 2009; 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 & Nitzberg, 2005; Mikulincer, Hirschberger,

Nachmias, & Gillath, 2001; Mikulincer, & Shaver, 2001,)。此外, 本研究中被试的性别比例虽未在严格意义上保证完全相等, 但由于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和取样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一(男 31, 女 69), 研究二(男 19, 女 46 人)男女的人数比例尚属可接受范围, 且与国内外其他已发表研究中被试的性别比例相比无较大偏差(如在《心理学报》, 2015,47(11),1328-1340, 刘希平, 陈立青, 唐卫海, 白学军撰写的“‘学-测经验’对前摄干扰监控及行为的修正作用”研究中, 实验一: 40 名被试, 男 9、女 31, 实验二: 31 名被试, 男 5、女 26。在《心理学报》2015,47 (3), 406-416, 庞隽, 毕圣的“广告诉求-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匹配度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中, 实验一: 100 名被试, 男 38, 女 62, 实验二: 106 名被试, 男 36, 女 70。在《心理学报》2015, 47 (8), 1058-1066 发表的傅鑫媛, 陆智远, 寇彧的“陌生他人在场及其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研究中, 实验一: 60 名被试, 男 7, 女 53, 实验二: 60 名被试, 男 12, 女 48。在《心理科学》2013,36 (3), 592-599, 马书采, 丁玲, 田志霄, 杨晓莉, 周爱保, 赵明仁的“成人去激活依恋策略和注意偏向: 来自表情图片外源性提示点探测任务的证据”研究中, 109 名被试, 男 36, 女 72。)

最后, 再次感谢专家在审稿意见中对性别比例对研究结论影响的重要性的强调, 我们也深深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 今后研究中一定会对被试取样进行严格把关, 确保性别比例的平衡。

第三轮

编委专家意见:

该研究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者按照审稿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认真修改, 并较好地回应了审稿人提出的问题。两轮修改后论文质量有明显提升, 理论性增强, 逻辑更为严谨, 文字也较为流畅。但修改后文字略显冗长。不知是否符合本刊的字数要求。如从严掌握, 需要作者再适当删减。同意发表。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 作者已通读全文, 对文章进行了适当的删减。